

散
文

散	文							文	散
文				散					文
				文			散		
							文		
			散			散			
			文			文			
	散								
	文			散					散
				文		散			文
						文			
			散						散
散			文				散		文
文							文		
		散							
		文						散	
					散			文	

散文組評審委員



黃碧端女士（召集人）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學士、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等職，現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兩廳院副主任。曾擔任金鼎獎、聯合文學、聯合報、中國時報等文學獎評審委員。著有散文集《有風初起》、《沒有了英雄》；書評集《書鄉長短調》；評論集《記取還是忘卻》、《在現實中驚夢》、《在沉寂與鼎沸之間》等。



王邦雄先生

台灣雲林人，民國三十年生。文化大學哲研所博士，現任中央大學中研所教授，著有：「老子的哲學」、「韓非子的哲學」、「儒道之間」、「中國哲學論集」、「做個出色的人」、「生命的大智慧」、「行走人間的脚步」、「老子道」、「生死道」、「人間道」、「向生活說話」、「當代人心靈的歸鄉」、「沒有天沒有地」、「人間因緣」、「緣與命」、「再論緣與命」、「文化復興與現代化」、「材與不材之間」、「人生關卡」、「莊子道」、「人人身上一部經典」、「人生是一條不歸路」等書。



何寄澎先生

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兼夜間部主任。講授中國文學史，韓柳文、歐蘇文、現代散文等課。曾獲嘉新優良學術著作獎。著有「唐宋古文新探」、「北宋的古文運動」、「中國現代散文選析」等書。



楊昌年先生

筆名戈壁，湖南湘陰人。師大文學士。曾任政大中文系講師，靜宜文理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系教授。開授現代文學系列課程及古典小說專題研究。著有「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文史哲)、「現代散文新風貌」(東大)、「超人行」(域外小說析評)、「幼獅」(文學批評、漢光)、「書生現形與批評」(中央文物供應社)、「十二重樓月自明」(散文集、幼獅)、「書生現形見爭如不見」(短篇小說集、采風)、「明天」(散文集、幼獅)、「書生現形記」(歷代經典寶庫、時報)、「古典小說名著析評」(五南)等十餘種。



龔鵬程先生

江西省吉安縣人，民國四十五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台灣學生書局總編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有「文學與美學」、「文學散步」等書廿餘種。

散文組評審感言

何寄澎

做為一位文學獎的評審，最常有的心情就是：辛苦、愉快以及矛盾。

辛苦往往來自於一種大型的競賽，投稿衆多，又逐字逐句細讀，體力與精神的負荷，誠非局外人所能體會。

而愉快自然是有的。當佳作映入眼簾，情不自禁暢游其中，反覆吟誦咀嚼，一切的辛苦頓時化為烏有。倘若看的是難得一見的妙品，擊節讚賞、驚歎不置之餘，還有欲探知作者為誰的衝動。

至於矛盾出現在委決不下的情況裏。各擅勝場難分高下的作品攤在桌上，反覆比較，反覆斟酌、推敲依然不能斷其甲乙，但畢竟是要斷的。這時心中充滿了惶惶不安，許多莫名的揣想、假設會不斷升起，彷彿得了神經衰弱症似的。

參與本屆教育部文藝獎的評審工作，自始至終，以上三種心情起伏重疊，無時或歇。參選作品多達一百篇，地區含蓋國內外，佳作連連，但獲獎名額有限，評審必須痛下定奪。漫長的數週內，就一直處在這種複雜的情緒裏。現在，一切都過去了，辛苦的感覺早已煙消雲散，然而愉快與矛盾的情懷不絕如縷，依然存在；尤其想到那些落選的佳作，宛如沉於湖底的珍珠，落寞與惆悵便久久不能自己。

入選的六篇作品，第一名「存在於妳我和它們之間的選擇」，富哲理，有情思，工於意象，擅長鋪敘，知性感性兼具，獲評審一致青睞；第二名，「亂葬的記憶」以剛性奇詭的筆觸寫少年的「情」與少女的「愛」，揉雜小說技巧，擴大散文格調；第三名，「背影」寫親情，寫人類亙古不移的愛，寫生命中的時空意識，遠較朱自清名作豐富、華麗。其餘三篇：「人在黃昏」，剪貼不同之時間、空間、人事，串聯為有機結構之生命觀照，深得平淡含藏之旨趣；「烽火之城」結合攝影與新聞報導技法，充滿鄉土、生活、青春之氣息與趣味；「廟的傳說」，摘用史料而超越史料，今古對照，文筆老

練，極富民俗說唱藝術風味，別具一格。各篇顯示當今散文創作題材多樣、技法屢遷、格調兼備之現象，見證了現在散文日臻成熟、堂廡擴大之事實。至於遺珠之作，不妨一提，其大略為：「季節人生」、「兩種面相」、「辯解之外」，「上埠」、「安魂曲」，「蜘蛛狂想」等，亦盼各篇作者坦然以對，繼續努力。

文學創作獎甄選的真正目的在培植有心之人，並推廣文藝風氣，故工作自非以評審完竣為終點。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舉辦以來，參與者衆，佳構亦多，積極推動相關活動——諸如：得獎作品之出版發行，作者、讀者、評審之座談……等，當為「續務」之急，此次散文獎諸評審同仁已一致做如上建議，我們期待看到更進一步的收成。



散文

黃國華

民國五十六年生

文化大學影劇組畢業

曾任／

文化大學影劇組助教

現職／

培德高職影視科教師

曾發表／

「人肉叉燒包症候群」

影評

「電影系助教」

散文

「論影像媒體與泛商業」

評論

「黑澤明其人其夢」

影評

存在於妳我和它們之間的選擇——散文組第一名 黃國華

I 避雷針

跟妳提過避雷針嗎？高高地聳立在最頂端，孤獨地痴心等候。晴朗的天候裡，它的存在只是礙眼。好在看它就需要抬頭，人們總是不可能把眼光看得那麼高遠，所以它只是傻傻地杵在上面，不怎麼惹人嫌。和電線是不一樣的，鳥兒只願懸在橫躺於天際的電線休息；不會在垂直的避雷針尖頂上佇足。電線本身負荷著電流，它卻不然。每日苦候的既不是和暖春風，也不是透心的沁涼；只等那淒苦風雨中陰陽乍逢的電光一閃，冀望億萬伏特的高壓能夠瞬間流過全身，一生的守候就只在這一霎時的震懾下完成。無窮的能量在它的筋肉上流轉，飛快地佈散到深埋在地面裡錯落糾結的地網，然後直抵地心的深處而消失不見。

地網大多是銅質的，連結著針體成輻射狀埋於地表，若不是這些接地線居中充任和事佬，恐怕任憑針是火鑽，遭逢雷吻也只能燒灼成焦炭，它鶴候的期盼根本就不是它自身所能承受。

大多數人都誤會了，以為避雷針是被禁錮在那兒的。但是我肯定的知悉，那其實是出於它自由意願的選擇。孤傲的個性，使它覺得屈身於錯雜紛亂的地網銅線裡，是難堪的。地表的土壤污爛陰濕，它情願出類拔萃的屹立於上，在驕陽皓月清風群星間，在落日月牙暴雨細雪裡，孤高的標立在地表之上。這份孤獨無關乎堅持與卓越，它只是覺得在地底的生活太是難堪。它不要嘈雜如夢囈般的私語在它耳畔，就像它不要鬆軟淤泥裡的各類蟲蟻，在身軀恣肆橫行一樣。甚至

在雷亟的剎那間，它是怕痛的。當然，在電流親吻它的當兒，充沛的電力滿佈全身之際是無比的暢快，但隨著再短暫不過的心悸，沿著地網流逝於地心，卻又悵惘了起來。酸麻的全身上下，每一吋都是疲憊，浴火過後的感覺不是重生，而是從長長的沈睡驚然醒來之初的那種乏力與萎頓。

它總是堅定的站在那兒，不會像樹上的枝極，媚視煙行地在風中擺弄腰肢，每當迷濛的夜雨來臨，我佇足在它身旁，電光交錯明滅在它身邊，卻不肯臨幸在它身上，水滴大串大串地沿著針體奔流直下，我看到的不是天空降下的雨，而是避雷針無聲流下的淚。恆常的期盼一再落空，雷神猶如被等待的果陀，不知來或不來。不能確定的狐疑使它獨立的身姿顯得荒謬了起來。直到雨過天青，東方翻出了魚肚白，我始終遲疑著不敢開口問它：對當初拒絕永埋於地下的選擇，究竟後不後悔。

然後，天亮了。

II 床以及樹

跟妳說過了避雷針的事，妳該能瞭解到我真的是一個愛朋友的人。這許多日子以來，我認真和每一位交往，才發現到：沒有什麼生活的樣貌是命定的。我們現在所過著的日子，或多或少地都取決於我們想要怎樣活。還有，真正佔著決定性的主因是：我們心中暗自認定的「將會怎麼活」。即便是我們所能做的選擇其實有限，但也不能說這些決定就不是自己的。說生命是一道問答題，每個新生兒都是一張無瑕的白紙……，這都是莫大的謊言。真相是每一個生命降臨於世間的時候，就從那扉頁起，塞滿了無數道選擇題。大多數的題目只有寥寥幾個答案可供選擇，而一生中最重要的幾個題目，卻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只有兩條路可走：「要」或「不要」。

我一直記得那張小時候睡的木床，除了我的枕頭之外，當我仍在襁褓之中的年紀裡，是最親蜜的朋友，多少次在潛意識的層次裡，和我交感著它的滄桑。要知道那時我的「自我」尚未建立，無意識和潛意識經常混跡於現實經驗界裡，對我和我的朋友們交談。那種參與使我和床的對話，在語態上完全擺脫了意指和符號載體間的武斷關係。回想起來，這確是最奇妙而美好的談話，之後年歲漸增，這種趣味隨之愈難得到，床再見到我的時候，莫名的尷尬使我們的相處愈來愈拘謹，彼此也就愈來愈默然。慢慢的，我察覺到這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當我們生活的愈得意的時候，和床的相處就愈淡漠。那些愛情不得意的、生活沒有指望的、年近遲暮的。才會渴望重新和潛意識的、神秘的世界重新拾得聯繫，而受邀的陪客總是床。這時候我們才又渴望擺脫事實的限制，再度回到襁褓中，自溺於潛意識、現實、自我，此三者相互混同，沆瀣一氣而悠然美好。

當床成為一張床之前，它還是一棵樹的時候，還不确定該怎樣為自己的生命做出選擇。只知道隨著時間的流轉，它的心將一天天的匱乏起來，以致於最後將是一棵中空的古樹。所幸它及時地被砍伐了，它的靈魂因為在樹身傾倒的同時，仍遲疑未決地不能決定：該如何選擇自己的一生？執此一念，所以它的精氣可以凝聚不散，沒有隨著樹身的傾倒而

亡佚。它的心，因為年輕，仍舊堅實得可以勝任被製成任何家具。

在它由一棵樹被剝製成一整片木料的時候，斷然地做下了決定，它要做為一張床。一株植物，無論它的生命如何的延續，種籽也好、孢子也好，成長的過程中，都普遍地缺乏呵護與關懷。「庇蔭」對它的行使光合作用，轉化賴以茁壯的營養反而是一種妨礙。本能的向光性向水性，使它的成長過程，成為一連串背叛的累積。求生的本能，使它不得不擺脫年長者的籠罩，任何遮蔽日光的物體，都非但不能成為情感的避風港，反而適足以成為它求發展的路障。哪怕是它自己的親族，熱情地伸展歡迎的臂膀，那些擋住光線的繁茂枝葉，迫得它一次又一次的閃躲和離棄。若不如是，它將萎死於親族近鄰的慈善。逃，這似乎已經是唯一能走的路了。但它清楚的知道，不是的。擺在眼前就有兩個選擇：生，或者死。甚至其實那兒還有第三條路：它可以勇敢的接納來自近鄰親友的一切關愛與擁抱，做一株片利共生的植物。但它又不恥成為一個附庸的生命，它要活，而且「單一而完整」，它知道那是生命最高貴的屬性。並且相信，若然成了一株片利共生的植物，失去了屬性的生命，則更是比死不如。

那麼，它為什麼不死呢？為什麼不接受那一刻密實的擁擠，放棄那未知的生命呢？它到了受砍伐而傾倒之前的每一刻鐘，都一直在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活下去究竟有什麼意義是更崇高的，比死更值得選擇？當它被電鋸和刨刀一寸寸的將軀幹與樹皮剝離的當兒；當它再也不能成為一棵樹而將以木料的身份新生之際；在它舊有的、樹的生命臨終前，它告訴自己：沒有。的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欺騙自己，告訴自己一再背叛親族地活下去，比忠誠的擁抱而得一死更有價值。於是它開始鄙夷自己的所作所為，輕賤自己過往的一生。因之它後悔沒有一次能夠涵詠著另一個生命；或是被另一個生命所涵詠，這使它決心要成一張床。

作為一張床，被褥和床單等寢具，就像被剝離的樹皮一樣，披附在它身上，令它有一種熟悉的歸屬感。更重要的是，每逢夜晚，總有另一個生命投身床上，加上柔軟的床墊，這另一個生命甚至可以陷溺其中。承載著另一個生命，讓這個生命的一大部分時間都附麗在自己的身上，而這原本就是一張床被賦予的操作功能。身為一張床，再也不必為著任何理由，叛離橫陳其上的任何一個生命。所得到的，有時更不只是擁擠而已，甚或許多生命的創造，就在床上進行。床溫柔的承受著交合中的生命，資歷較老的床還有可能與之唱和出吱嘎聲響。對於它仍是一棵樹時的憾恨，作為一張床，不當是一種救贖。

我和這張床的最後一次深談是在我年長之後，這時候，我的潛意識，早就被無意識和邏輯思維馴服於深處的未知處，理性的對話使我們拘謹而尷尬。我訕訕地提了個問題：「既然說只有愛情不得意的，才渴望和交感的神秘世界發生聯繫，而邀床作陪。那麼『所得到的更不只是觸撫……許多生命……溫柔的承受交合……』這些又該怎麼說？」它嘟囔著說：「依你所知，真正濃烈的激愛狂情，在迸為慾火的時候，不是常常把場所轉移到廚房、餐桌、地板、穿衣鏡前、梳妝臺上、汽車裡、農場中嗎？又有幾次在床上呢？倒是那些情場無法滿足，只得純為情慾而情慾的金錢買賣，哪一次不是在床上交易呢？」

它的語調淡淡的，憑我和它的交情，肯定它是有些妒意的。之後，我就再沒機會和它聊了。木頭終究會腐朽，我換

了一張床，一張輕巧堅硬冰冷的鋁床。而我的那段年月，又頗為得意。

III 跳繩和水滴

濕暖的空氣正是木床的剋星，隨著水氣薰蝕而一點點的腐壞，終至被丟棄。當它仍是一棵樹時，一生反覆的出走，背離親族的溫情，致使它選擇成為一張床：可以擁觸生命，不再叛逃於示愛的親蜜。然而最後卻因不堪再承載另一種生命的重量，有傾倒塌毀之虞而見棄為結束。這算是業報呢還是嘲弄？

雨水帶來的濕氣謀殺了床，然而水卻又是滋長萬物生命的起源。單單是看著樹梢抖落的水滴就足以明瞭，每一顆晶瑩的珠粒飛墜而下，都燦然的映照出力感的動態美，這動力的來源正是生命。

跳繩之所以選擇成為跳繩的原因，就是因為被生命的能動性所吸引。生為一條繩索，不是用來繫固細綁；就是繞緊羈絆；再不然所是牽引拖拉。對一根繩子來說，它永遠應該是牢固的、緊繃的。要將所細綁繫固的牢牢地拉扯在一起；將所繞緊羈絆的拴死室留在原處；將所牽引拖拉的導正於一樣的速度和共存的方向。它生命的基調是凝重的；它生命的樣貌是糾結的。它最深的悲切來自於對自己存在的卑視：繩子的生命從來無所謂「單一完整」，一根繩子的一半是什麼？它自己知道——還是一根繩子。

那晶瑩的珠粒，沿著鮮碧的葉尖，滑墜到地上的叢草，匯成一汪雲樹的倒影。看著如此的一幅景象，總令我想到妳。淋浴時小小水滴裏覆蓋著妳的味道，沿著背脊微凹的路徑，在妳如凝脂的肌膚上，一路貪慕的輕撫而下，直到微翹的臀緣，隨著妳彎腰的動作，迴繞著棲止在如墨濃密的唇埠綳絲。我甚至願將自己的生命融鑄成這粒小水珠，用剎那的一生在妳身上巡行，我要軀殼裏覆蓋著妳的氣味。但我不要再想下去了——我吃醋。是的，對一顆小水珠吃醋。最初，我為它力感的動態美而眩惑；最後，我嫉妒它，但仍不免為它節奏明快的生命過程所惑。

在某一方面，跳繩和我的視界是一致的。它不耐繩索生命中凝重的屬性，嚮往飛越的、輕飄的、圓轉的現世輪迴，它愛動甚於凝定。生命的存在，是實現於它的自由選擇和身為一個主體所展現的能動性。可惜它的看法竟受限於細長的身形，顯得有些褊狹，簡單地將主體的能動性，物化為週而復始、團圓如意的弧。

「看」的方法是一種藝術，也可以說是一門哲學。我們所習用或襲用的方法，同時牽涉了先驗的觀看態度，和後設的所見事象，這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我們心中的倫理秩序，同樣的理由使看到樹梢的水珠而驚羨；見著妳身上的水珠卻嫉妒。關心則亂，持恆地掌握自己的看法，是難得的修養。

跳繩輕盈愉快地翔舞在低矮的空中，日行千里而不出五步之外。我訥訥地看著它，回想前些時用跳繩懸樑的年輕婦人，一時心裡竟難過地說不出話來。但我卻不是為了早逝的生命難過，而是為了那條不願被用以繫固的跳繩低迴。一個生命無心地選擇了它做為自我了結的工具，而這條跳繩卻從此被棄置不用，萎頓蜷縮在不知名的角落，即非緊緊凝定，也不輕盈翔躍，只是這麼委屈的仆倒在那兒。

IV 電話與影子

我的朋友，妳認識多少呢？問自己為什麼，沒有長久保持連絡的朋友；又為什麼身邊的都那麼容易成為好朋友。然後隨著時空環境的轉換，就自然地消失不見。所以，就不禁想著電話的話筒，心情低調了起來。

話筒其實有兩個部份，所謂話筒是發話用的，還有接收用的聽筒。千奇百怪的訊息在它們之間來去穿梭，然而話筒和聽筒，卻永遠不相知。

首先發難的是聽筒，抱怨著對於發言的一方，永遠沒有選擇的能力，還有對發言的內容，總是沒有置喙的餘地，只有在電話收線之後，才能向我訴苦。然而它覺得，真正難調適的是厭煩。它永遠要聽，「吳剛伐桂」是體力上的煎熬；永遠要聽則是精神的折磨。當它忍無可忍的時候，試著用雜訊干擾說話者，結果更糟：對方只是嚐試著多說幾遍，或者是說的更大聲。

心情的抑鬱，加上它情緒的感染，這段無聲的話語，讓我逐漸體會出它的意思。我頭略偏，目光投注於他處，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影子是任何一個個體，最沒有自主能力的一部份，永遠複寫著主體的輪廓。只要影子投射所在的物體，不願以平等平和的態度面對它，影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被扭曲。從來沒有一個個體影子是立體的，它永遠沒有生命的内容，永遠是浮面的、膚淺的。影子甚至沒有屬於自己的計量單位，「一個的××影子」，而不是一「個」影子、一「張」影子、或是一「片」影子……。影子可以是任何個體的，但絕不是影子自己的。當光線褪去，影子也就黯淡了下來。當一個個體摒絕外界，內觀自己的時候，影子竟成為外界的一部份，同樣被摒退了。

暗夜裡，我們交疊的身軀，交換著彼此的喘息，當一切動作驟止，妳我相擁著，生命的現在與過去，在狂烈的心跳下沈澱於靜默的此刻。我們萃取著時間巨流中的吉光片羽，情願在塵世裡歷劫沈淪以求取當下心靈飽實的須臾。環臂相繞，妳我知道懷擁的不祇是影子。光線褪去，內觀自我，看見的都是妳，同時也都是我。是的，都是妳我，都是自己。

關於話筒的苦惱，部份和影子是類似的。不斷描摹著發話者的聲音，重複著一切對話筒而言無意義的謔語。語境是溫馨、是悲寒、是涼薄、是熱腸，都只是平面的，太多的肢體動作和聲音外的表情，都被輕忽而不見。許許多多真情在單薄無技巧的話音折扣下褪盡了光熱；厚顏無恥的謊言在電波傳譯下裹覆上彩衣。隨著發話者將電話一掛，話筒本身的所有激越低迴，盡歸無言靜默。話筒轉述了這許多，從來不多一句，不少一聲，而它自己始終無言且不能言。

話筒和聽筒，這一對天殘地缺的愛侶。聽筒總是真靜地期望聽到另一半的話語：許諾、關愛、好惡、忿懣，種種難談都可以滿足它的企求。話筒卻只能不由自主地傳述它不由衷的聲音。當話筒被持用的片刻，一陣陣電流的脈衝，暫時捎來彼此的心曲。當電話掛上，一切又是死寂。

看著話筒和聽筒這相守而其實無緣的一對，「你們實在不該在一起！」，我是衷心地這樣想。勸和不勸離是多麼的

迂闊，然而它們在不在一起又如何呢？它們欠缺的其實不是彼此，而是「不受困擾的心靈，自由探索的空間」。一味的傳達或吸引第三者的聲音，讓連繫或暫止的決定捧在別人手上，使得它們永遠成不了自己，那麼又怎麼成就自己的愛侶呢？

「你們實在不該在一起！」，我將視線從自己的影子拾回到電話上，誠懇地這麼說。它們正待回答，電話鈴聲大作，迫得結束了這次談話。我遲疑著要不要接，心想著可能是妳的聲音。

散文

鍾怡雯

民國五十八年生

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亂葬的記憶

散文組第二名 鍾怡雯

是因爲期待吧！夜，變得神經質而拖泥帶水，像個不乾脆的敏感傢伙。在迷糊又清醒之間輾轉許久，原本只有蟲鳴的沉靜，突然被一隻雞啼破了。

睜開眼睛，晨曦終於跨進了院子。我喜滋滋的推門，啊！只是，原來只是，簾日的月光。吶吶轉身，不由得埋怨那隻欺騙時間的公雞，再臥躺，已睡意全消。白色的天花板上，那灘暈黃水漬，是隻引頸遠望，也在等待的綿羊。

不久，窗外有腳步聲開始繁殖，家裡也逐漸活絡。先是父親叭噠叭噠走出門，接著是一聲「啣呀！」，門被輕聲掩上，母親尾隨在後，也離開了家。

他們似乎都有天生的節奏，父親是辟哩啪啦的賀歲歌，母親則是搖籃曲，舒緩而輕柔。他們上路不久，一聲高亢的鳥叫，不，是十分接近八哥的口哨聲，狠狠啄動我的神經。

終於來了。

我貓叫三聲，那廂立即會意。關不住的笑意一路伴我繞到天井。井水冷冽，卻澆不滅得意的笑焰。我漱洗一陣，確定爸媽已走遠，隔鄰愛學是非的二婆家裡也靜悄悄的，才推開後門。

一聲吆喝突如其來，嚇得我把塑膠袋摔在地上。蕃薯和蓮霧滾了一地。闖禍的人抱歉傻笑，蹲下去手忙腳亂撿起意外的差錯。我決定「修理」這個「鳥人」。

「喂！我不去了。」向來不肯喊他的名字，叫了太正式，就顯得生疏、有距離。

果然，這招比捆他一巴掌還有效，他結結巴巴，愣愣的吐不出半個字核兒，薄而強的唇是無法張口的蚌。我大笑，他立刻舒了口氣，提起塑膠袋往我家柴房後面的香蕉林走去，牽出半鏽的腳踏車。

香蕉正在辦喜事，每個垂著的花苞都鼓得又紅又實；兩叢甘蔗也長得又粗又長，潤黃的色澤正炫耀它的甜度；蕃薯的澱粉在膨脹，空氣裡泛著收穫的甜香。

「坐穩了？」

「嗯！」剛說完，晨風馬上不安份的來抓我的頭髮，搔動他的衣襟。就在這樣一個微涼的早晨，我初次經驗一種從未有過的氣息——那原始的單純，它牢牢嵌進了我的記憶，此後我尋覓一生，卻從未再現的震撼。

十五歲屬於尷尬的年紀，成人的國度還跨不過去，小孩的樂園拒收超齡的學童。他用力踩動腳踏車而蒸出的汗味，混著泥土、青草、牛糞和露水，調拌出令人微微顫悚的氣息，陌生的，似乎曾在父親身上出現，但又異於那種濃烈、強悍，近乎力的野蠻。他的，毋寧更契近細雨的溫潤，淡淡的，就像空氣裡的草香。

這般奇異的氣息，如一股內爆的力量，不斷膨脹、擠壓。終於，它撐裂了包裹童年的稚嫩殘繭。毛蟲悄悄地長出彩翼，完成蝴蝶的蛻變。

雲薄薄地貼在天上，天空是沉默的藍。我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只剩小徑和輪子的碎語、風悠長的尾韻。有些緊張，好像偷窺了宇宙深藏的秘密。

他忽然打個驚天動地的噴嚏。車子搖晃，走了小小的S字形。「你冷？」「不！」堅決的否定，頭向上略仰，露出衣領上的一截脖子呈蛋糕色的脆褐。

「我們究竟去那？」車子已經騎出熟悉的景物，綿延高聳的喬木不時滾落不聽話的露珠，在我頭頂、鼻尖，留下尖銳短暫的冰涼。

礦湖再去就是亂葬崗！窮得連墓都修不起的孤魂野鬼就在那裡比鄰而眠。那是母親的禁地，她固執地認為世界二分，陰界自成完整的秩序，陽界的生人必須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鐵律。

「去看我妹妹。她睡在那裡快七年了。」妹妹？我打個寒噤。剎時草木都化成鬼眼無數，冷冷打量兩個半大不小的入侵者。

車子很快來到荒涼的墳地。滿山的鳥鳴悠悠，彷彿永不停歇的安魂曲。所有隆起的土墳都一個模樣。沒有墓碑，只有歪斜的木牌位零亂散置。死去的人再也不需要名字，那不過是活著的人別同異的標記。

他彎下身，除去鮮嫩的野草，細說沉甸甸的往事。語調卻平緩得令人害怕。我微微暈眩，不知是因為白花花、遊移的光影，抑或貧乏的睡眠。腦海不斷出現一幕無聲的畫面：單薄而倔強的少年正奮力掘地，一下又一下，企圖挖通生死的那扇門，任由雨水在身上蛇行、嚙咬。一切旁白都失去了意義。

一聲仇恨的詛咒閃電掩及：「真希望下面埋的是老鬼。」他灼灼的眼神如負傷的豹子。再沒有一種憎恨比期望生父的死亡來得更激烈、入骨，而令人戰慄了。

深呼一口氣，他環顧四周，突然指著右前方：「看！」竟是猴子！小猴掛在大猴胸前，享受日光浴裏的天倫之樂。大猴靈活而警覺的目光不時瞄過來。樹葉騷動，又一隻棕色的長臂傢伙盪過兩棵樹，悠閒的坐在枝幹上，好整以暇的打量兩個不速之客，任憑樹枝上下搖晃而無動於衷。

他說猴子比人善良、安全。對於人類頻繁的打擾，只有善意的好奇。在可靠的距離之外，各安其所。我明白他在感慨同一屋簷下的父子，竟比陌路更不如。

他口中的「老鬼」在我的記憶中，總是搖擺著豬公規模的身軀，在路上大聲吆喝，無視於人來人往，以及無數鄙夷的眼神。去年的年夜飯，談興正濃的父親夾起豬大腸，戲謔的說：「你們看酒鬼的大肚子能裝得下多少腸子？嘿！恐怕比五串豬腸還長吧！」

大家笑作一團，我卻食不知味。勉強扒完飯，連過年的心情都冰釋，匆匆回房。只有酒鬼父親的「家」，是如何過完一個又一個冷清的年啊？

「家」是他背後潛藏的毒蛇，我永遠也不會瞭解他的複雜心事，對於突然冒出來的「妹妹」，我的訝異甚於意外，甚至，有些嫉妒。死亡似乎並不可怕，也不等於消滅，悲苦之中竟透著凄美吧！

他望著我，誤解了我的沉默。

「妳害怕？那以後再不帶妳來了。」回程的路變得遙遠而漫長。悶熱的風從四面八方掃過。鈍重的腦子像團鉛。到家後才發現，蓮霧和蕃薯留在墳地，全都祭了孤魂的肚腸。我口燥舌乾，直把水灌得肚子咕咕抗議。

一連數日，我陷入半恍惚的精神狀態。這世界蘊藏太多神秘，而神秘，並不盡然美麗。然而，日子仍舊得平常而紮實的過。父母親上午到自己的菜園幹活，下午就去村長的花生田裡幫忙，總要天黑才帶著一身汗酸和空飯盒回家。時間就是金錢，這是種地人的生活哲學，誰不是在和白晝角力，搶在太陽下山之前多做點事？

正逢芥菜生產過量，醃酸菜的活兒就落在我的身上。十幾二十公斤重的芥菜攤在地上，洗淨、濾乾、密封入沸騰再冷卻的鹽水中。這些事做起来費時又費力，不若摘芒果、醃芒果有趣。

核心尚軟的小芒果有本事把人酸得鼻子眼睛全都擠在一起。然而那股青澀的鮮酸卻有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他又愛又怕，我總是塞兩顆在他的書包。就只兩顆，絕不心軟。母親叮囑再三：食多傷胃。

芒果壓得樹枝低垂時，他會在間寂的下午出現。身上還是來不及換下的校服。我總愛調侃他炫耀自己是鎮上最好的高中裡的高材生。他一急，講話就結巴，期期艾艾一句話要說得汗流。那兩件繡著校徽的白上衣，都印有芒果汁的污漬。抱歉的話始終擱淺在心裡，最後便慢慢風乾了。

他在芒果樹上的敏捷一如猴子。年紀比我還大的芒果樹，有著中年人粗壯的身軀，有些枝幹還纏滿金線蕨。他抱著枝幹猛搖一陣，果落如雨，墜在柔軟的草地上，有些滾到草叢間的，幾天後發現時，一粒粒趴著，早已「睡軟」、發黃，失去鮮脆了。

有時候，趁他專心一致的搖芒果，我入屋悄悄翻他的作文簿，想扒出一些他心事的蛛絲馬跡。可惜清一色硬梆梆的

議論文，吸引人的倒是他活蹦亂跳的字體。每一個字都關不住，總有一撇一撇在格子外撒野。

芒果堆進倉庫後，趁黃昏未降，他載我到廢礦湖邊。自從吳嬌發瘋投湖後，這裡便杳無人跡。魚苗多如青草，他從不曾空手。我家池塘裡的兩尾泥鰱，就是他送來的。泥鰱聽到人聲不但不躲，還會游上來吐口水、討食物。

湖邊開滿雪白的茅花。空氣裡若有若無的絨毛逗得鼻子微癢，直想痛快打個噴嚏。午睡的牽牛花被吵醒，氣得拿長長的爬藤絆了我一跤。膝蓋正好跪在石尖上，血流汨汨。沒有椎心的疼痛，血在進行一場壯烈的演出，劇情該落幕時，自然就止住。結果魚沒釣成，卻收穫了一枚花狀疤痕。

年底的雨季來臨，長命的哀號不停，時而轉為委屈的低泣。連穿在身上的衣服都可以任意擠出一灘水。爸爸坐立不安，雨勢一小，帶了幹活的傢伙就要出門，卻老是半途折返。他仍然閒不住，又開始翻箱倒篋，拼命找事磨時間。家裡每一把刀都磨得亮出寒光。

爸媽都在，他不會來。

有一晚狗吠之後，依稀有腳踏車馳過，隨即被敲窗的夜雨吞沒。自從經過那陣氣息的洗禮，一種陌生的情感悄悄萌芽，帶著些許焦躁、不安。這樣的事卻是無論如何都不能、也不好意思開口找人傾訴。鬱悶中我想到慈眉善目的觀音娘娘。頃刻又覺得自己十分可笑，向來對母親花錢奉神燒香不以為然，當自己面臨疑難，卻落入同樣的窠臼。

結果我半途而返。雨後的泥路難行，每一步都和濕土糾纏不清。天開了，陽光懣懣，充滿有氣無力的病態。父親一大早就火燒火燎地下田，比出遠門還興奮。

中午時分，蒼穹突然拉高了許多，晶瑩的寶藍色如一面升空的湖水。我摸摸結痂的膝蓋，想起纏綿逶迤的牽牛花。她們不牽牛，只牽心。

窗外滿地暗紅的芒果花，甘蔗東倒西歪。撕去腐黃潮濕的葉片，連日大雨，只怕甜度要打折扣了。瞎摸一陣，仍舊覺得一顆心懸在半空，飼過雞，我竟決意去尋他。

我幾次踏出家門，內心激戰。終於按捺下來。

爸媽邁著積了厚厚一層泥巴的鞋子回來，剛入門檻，顧不得附在小腿上血吸得肥飽的水蛭，大驚小怪喊：「哎呀！酒鬼落湖，翹掉啦！」

我一下反應不過來，腦子一片空白。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蹦的跳出一個問號：他怎麼辦？

怎麼辦？沒有人會關心這個問題。大家針對主角大發議論。一群鄰居七嘴八舌地討論致死的種種可能。我因在漆黑的房間裡，對好事者無用的多餘假設憤懣不已：去問死人，他會爬起來滿足你們的熱情盛意！繼而一陣寒意涼透全身的神經：他的詛咒應驗了。那面細絹一般的湖水，又即將為亂葬崗邀來一縷新魂。

窗外白色的月光投下慘淡的光芒。大自然平靜如故，人事卻已幾度新涼。原來冥冥中，大化已佈好了棋局，我們不過是袖掌握中的棋子而已！

更讓我措手不及的，是驟然的別離。我早該預料到，卻始終逃避的結局。

他更瘦了，連聲音也乾刺一張脆薄的紙，一戳就會破。我不斷提醒自己，只要一雙聆聽的耳朵，千萬不要觸動任何感傷的情緒。

他先是用還算平和的語氣敘述此後去處，轉學的手續已辦妥，寄宿的親戚環境還不錯……。「以後不能幫妳採芒果了。」聲調低了下去。

我一動，說到要害了。

「這個給妳。」是一袋圓石，「十五個，妳快過生日了。」

我抬起頭，僅僅一瞥，四目相接，卻從彼此的眼神讀出心裡的秘密和年少的執拗，以及掙扎。兩人都沉默，該說的，都交給十五顆乾淨的圓石。

他背過身去。跨上腳踏車。略遲疑。回頭。揮一揮手，慢慢的消失在路的拐彎口……。

我想起湖畔的牽牛花。她的小碗裡，一定盛滿昨夜未乾的雨水。



散文

劉姍珠

民國四十六年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

現職／

高雄市立光華國中教師

曾發表／

「印象詩集」——詩輯

「你收到我傳真的玫瑰嗎」——散文輯

「牽著你的手」——詩輯等書

背 影

散文組第三名 劉姍珠

背影，像一首來不及完成的詩。
漸行漸遠，逐漸形成生命的曾經或缺口。有些深居心靈角落，等待你偶爾覬覦，偶爾回頭的凝望。
有些淡出生命背景，未曾蓋上記憶郵戳；常常瞬間瓦解，飄蕩在遺忘之河的泡沫。

1

生命中有關背影的原版，是父親荷鋤走在田埂上。

颱風天的午後，父親趁風雨稍歇；不顧祖母的挽留，不顧淹水的土塙厝，匆匆行走在泥濘的田埂上。我透過木格窗櫺，凝望父親愈來愈小的黑點，消褪在雨霧籠罩的盡頭。

命運的乖舛，即是從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開始。一場意外的雷殛，讓凝望空轉為最後的訣別。我背負父親的背影，從童年走到青春，從青春走到中年。

2

童稚的眼眸，曾委屈地蹲坐鳳凰樹蔭下；用眼淚編織父親巍峨的形象，暫時彌補受創的尷尬傷口。曾守候在牽牛花環繞的籬笆前，天真地等待暮歸的父親，載我跨坐鐵馬，迎著黃昏向晚的微風，追趕天邊彩霞，追趕串串銀鈴的笑靨。然後，趁著染墨的天色，低垂額角，坐在灶前，假裝被濃煙熏紅的雙眼。

小時候，假藉幻想的綺縈，構築父親膨脹的影像。異想在現實與夢想邊陲，與父親深情的邂逅。讓父親龐大得能夠為我擋風遮雨，在飄搖的歲月，尋覓溫柔停泊的港灣。所以，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宛如圖騰般，嵌鑲童年彩色的夢鄉。

青春期的天空，父親不存在的陰影，成為我噤口的忌諱。

幾次坦白的後遺效應，使我在憐憫的波光裏，撞落得無處躲藏。從此我蒐藏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深鎖於闌寂黑暗的時間抽屜。讓暗夜停留的記憶，披上一層吊詭的遺忘表皮，偷偷敲打我緊閉的窗扉。等我欲往還拒的躊躇空隙，父親的背影，早已消失在曙光篩落的晨曦裏。

3

當我再回頭，尋找父親遺落在田埂上的背影時，已是背鄉、離鄉多年的中年女子。

現實門檻前，停擺滯留的理想，殘喘它薄弱的尾音，搖晃它洩氣的堅持。此刻，童年竟然回頭向我呼喚，回頭向父親索取他走在田埂上的背影。彷彿折開塵封多年的記憶原體，讓我靠近自己的核心地帶，諦聽父親遺留的風霜，如何點滴匯聚成我生命的長河。

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是記憶的原鄉，也是記憶的起點。

當我悲喜歡樂，它總是無聲無息地向我貼近，向我釋放能量；讓我顛躓困厄的當下，依然匍匐前進。

4

你曾經把歉意，寫在母親離去的背影上嗎？

你曾經猛然驚覺，時間在母親寂寞背影上，所殘留的刻痕嗎？

忙碌的你，穿梭行走，像枕戈待旦的武士，在社會漩渦衝鋒又陷陣。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已經遺失一把鑰匙，一把開啓生命之鑰的鎖匙。等我們想去失物招領時，長滿銅鏽的這把鑰匙，已找不到當年的鎖孔。如同我們背鄉離家，迷路流連霓虹閃爍圍堵的街頭；聽不見母親低沉的喚音，看不見愈離愈遠的鄉愁。

母親早霜的華髮，被生活重擔壓扁僵硬的背影，踽踽向天涯。
似乎不經意下，我錯過與母親靜座對談，錯過翻開母親結繭的日記。當我回頭發現出口，纔終於懂得，母親將她的
孤獨與寂寞，謄寫在她蹣跚的背影上。

5

印象最深刻的是，母親蹲在水龍頭下的背影。距離我離家返校的時間，愈來愈接近了；水聲滴滴，我心也滴咕。母親依然靜默，依然讓關不緊的水龍頭，一聲聲滴落我潮騷的心湖。

母親蹲在水龍頭下的背影，成為我一路的街景。像一條牽繫我歸鄉的臍帶，帶我溯江逆流，回到我的原生地。來到夢旅的原點，來到鄉愁的河床；向大地般母親掬取甘露，向山河般母親祈求庇佑。

當我牽攜母親長滿的厚掌，一條條龜裂深陷的紋路，控訴歲月走過的履痕。一條曝曬過父親離去的輓歌，一條曝曬過童年早凋的歡歌，一條曝曬過青春失焦的鏡頭。從母親龜裂的掌紋，找到回歸的航道。如同每一個人，在母親的背影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它是屬於母親的，更是屬於你的。

母親很少流露她的失望和哀傷。她用緘默封鎖悲愁，用輕歎延宕失落；然後轉身離去的背影，留給我反芻或轉寰的空間。這樣無言勝有言，無聲勝有聲的棒喝；冷卻我熾熱的怨氣，化解我挫敗的迷航。母親以她沈默的羽翼，以她沈默的愛；引導我接近生命的最初，接近生活的本相。

6

青春燦爛的大學時代，常忘記母親書寫在背影上的牽掛。

我參與諸多社團活動，藉此拓展自以為亮麗的視野。任性拋棄母親惦記的包袱，馳騁若脫疆野駒，以致時間支離破碎，荒於學園的耕耘。那一年暑假將盡，我度日如年，憂心補考的命運；發愁著不知如何啓唇，如何解釋自己的疏忽。

母親淡淡看完成績單後，閒談起註冊事宜，然後轉身離去。驚魂甫定的我，開始陶醉於母親所遺落的破綻裏。短暫幸災樂禍後，竟難過得無法原諒自己。因為母親是故意避重就輕，故意保留我的自尊，故意不說以喚起我的醒覺。

母親忙碌的背影，穿梭在廚房與稻田間，穿梭在生活與子女間。從日出走進黑夜，又從黑夜走進日出。

母親纖弱的背影，從透早忙到透晚。有時是走在田埂上，荷鋤巡水田；有時是肩挑滿籬滿筐的蕃薯葉，顛危危行走牛車路旁；有時是蹲在水龍頭下，水滴汗滴中搓揉衣物；有時是灶前灶後，張羅料理餐飯……

母親的背影，像一座山，像一條永恆的河。

7

當你躑躅街頭。當你漫步前進。當你停歇腳步。是否曾被似曾相識的背影，擒獲視網脈的快門呢？是否前塵往事，突襲封箱的心底？是否烘培過的心情，微微掀起漣漪呢？

找一個臨窗的座位，與生命開始對入座。你將發現，搖晃的車速，或是凝然的時空裡。許多漸行漸遠的背影，勾勒你相思的曲線。我們深情，甚至一廂情願地附加或解讀。

背影有時像流動的街景。衝毀心靈封鎖的前線，滲漏心靈棄守的邊防，搖撼你想念的起伏線。

背影有時像伏筆般。塵封經年，或淡然遺忘的過去，突然排山倒海向你傾瀉。勢如破竹的威力，橫掃你失措的悵惘；結疤的傷口，又再度撕裂潰瘍。帶點甜蜜似復仇，帶點神經質似的重生，帶點來時路的回顧。

背影有時像倒轉影帶。兀自重播的畫面，孤獨地喚醒沈睡的回憶，寂寞地彈撥回憶的琴弦。這些遙遠的回聲，終究有時像停滯的鐘擺，亦或休止符般戛然而止。

8

曾在擁擠川流的人潮裏，苦覓父親失散多年的背影，每一回尋找的過程，都像翦開我生命的原體。

我看見早熟多慮的童年，擠眉弄眼向我招手；當我跟蹤靠近，她卻又頑皮的騰雲遠去。如同我對父親的印象，永遠停格在他走田埂的背影上。我無法去想像或建構，睽違近卅年的父親影像；他是否滿頭雲絲，蹣跚走進人群呢？

想念蟄居北城的母親時，我會信步來到，潮溼、悶熱的市場集散地。每一位佇立攤前，精挑議價的婦人；很容易引爆，我對母親背影眷戀的鄉愁。

遷徙水泥叢林的母親，想必極端懷念泥土芬芳。有時感覺都會的母親，像失水或缺陽的耐旱植物，萎縮的根莖，常在夜深訴說無邊的田園風光。

候鳥般的母親，從故鄉移植到異鄉，從異鄉移植到故鄉。永遠是都會邊緣的絕緣體，她寂寞蹣跚的背影，淹沒在車水馬龍，淹沒在她稻香十里的阡陌遐想裏。

9

時間走過的背影，待你回頭靠岸。也許留書出走，你遂迷失在，斑駁發黃的字體行間。也許杳如黃鶴，空留聲聲遺憾，與你淚眼以對。

多少喚不回的背影，逐漸沈澱為心靈最深的暗影。偶爾來到你眼前，怯怯不敢與你相認，對望一眼後，匆匆擦肩而

過。偶爾遠遠瞅著你，影像模糊，在你追趕的聲音裏，愈飄愈遠，終究像一場未完成的夢。偶爾過站不停，來不及問候的話，鯁在喉嚨不上不下。

空間走過的背影，很容易讓人暈眩，在物換星移的迷宮裏。倘若我沿著童年來時路，一步一回頭。回頭纔驚見，所有記憶的圖騰，渙散無法連結最初的原型。

昔日裝載歡樂的曬穀場，層層光鮮簇新的樓厝，霸佔童年的天空。只剩下微弱的喘息聲，在角落，在我錯愕的眼波。昔日門前蜿蜒的小河，母親搗洗衣服的石頭，我拿畚箕捕魚捉泥鰍的草叢，如今水泥蓋封的小河，擴寬為道路的基體。記憶沉封在夢的最底層，成為生命的絕響。

瞬息萬變，急遽變遷中的社會。人類一意追求速成便捷的現代，以致忽視歲月走過的歷史背影。凋零的古厝，風中顫抖的磚瓦，殘喘的民俗傳統。解體的脚步，踐踏過你僅存的記憶。

你是否跟我一樣，有一種斷層的危機意識呢？多年以後，我不知從何訴說起，我的童年，我的青春。

時間走過的背影，空間走過的背影，歲月走過的背影；愈來愈模糊的輪廓，只剩下淡淡淺淺的線條。

10

背影，有時像一座山。有時像一條河。有時像流動的街景。有像伏筆般。有時像倒轉的影帶。有時像斷簡殘篇的記憶。

背影，是一首未完成的詩。

散文

馬睿欣

民國五十六年生

美國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碩士班



人在黃昏

散文組佳作 馬睿欣

對於黃昏，我的心存有一種淡淡卻綿延的情感。

它不像深夜的網，讓我激情地想陷下去；也不如清晨的荷葉，讓我在振奮和頹廢的心情中跳躍。

黃昏，是一個樸素的角落，我喜歡靠在裡頭，像靠在自己生命的深層空間一般。

人在黃昏，很難向自己說謊，因為黑暗就要來了，臉上塗再多顏色——也是多餘。

唸國中的時候，彷彿才懂得抬頭，張眼瞧瞧人生的輪廓，就聽見聯考同時在前頭吆喝著，要我低頭，專心數算白紙上爬的黑螞蟻。

在台灣長大的孩子，不懂得一年有春夏秋冬四種脾氣；在台灣升學的孩子，也不懂得一天會有很多張不同的臉。平常的日子，我的世界裡只有發白的天和燈火滿溢的地。

一天，老師請假不需補習，我提早走出校門，就被迎面而飛的彩霞嚇了一跳。

我以為我走出的不是校門，而是自己發霉的靈魂。

於是，獨自牽著腳踏車，我第一次知道走在紅磚路上的感覺和水泥路不同。黃昏的暖意烘著身子，刺刺的，像要在我身上留點兒花紋。

愛河是我回家必經之處，那個年齡，聽懂了關於「河畔女子」的行業，卻不懂她們的故事。我對濃妝持傘的她們心存好奇，走近時，低頭不敢正視，但一走遠，就馬上停下來，回頭看好久。

那些女人，頭髮微微，蒙塵的臉有如黃昏裡的河水，是一張被歲月弄倦了的面容。我未經滄桑，看著看著，忽然覺得她們和自己沒什麼不同。

布宜諾的黃昏，屬於老人，小孩，和鴿子。

待在阿根廷的幾年裡，思念就像一雙沾滿肥皂的手，越搓，泡沫越多。

我總是情不自禁的要到公園裡去會黃昏，那兒有很多老人，還有許多小孩搖晃地在媽媽眼前玩耍，然後，是一批又一批的灰鴿自天際來，無懼地散於老人和小孩之間。

這景，透露著世間一種安詳的影兒，也像在闡述一種完美世界的可能性，我漂泊的心，常被這種盼望安慰著。

有幾回，我蹲在兩個約只三、四歲的孩子身邊，看他們玩沙，剛開始，我不敢隨便侵入他們的領域，怕嚇到他們，只敢靜靜的看。過一會兒，其中一個胖嘟嘟的小男生看見我了，竟拿了一個沙球，遞到我鼻尖前幾吋的地方，我愣住，在想接還是不接？接了後幹嘛？擺口袋還是扔掉？

「嗯！」他對我說，捧著沙球的手又往前挪了一吋，我知道不能再遲疑了，趕緊道謝接過沙球，他咧著害羞的對我笑笑，用手拭去鼻水，在那張紅咚咚的小臉上鉤了撇鬍子，然後轉身繼續去捏他的沙堆，根本不在乎我怎麼處置那「禮物」。後來我去參觀他的傑作，他又噁哩咕嚕的展示了一些不同的沙球給我看，但，好像已忘了他給我的那個。

那是我第一次學到「給予」的另一個可能，就是把東西和它的命運完全交出去，自己不再繫條線牽著它；給予的過程，實在是種信任的過程。

然後，我也發現：接受，對成人而言，原來和給予一樣困難。

到美國，住過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家，每到黃昏，常看見她站在落地窗前，臉上掛著一絲驕傲。

那個家很大，只有我們兩人，但是租房子的時候，她規定有些地方不要我使用，為了安全起見，我以自己房間為唯一去處，至於廚房，因著幾次作飯，在不煎不炸的原則下，仍看她皺著眉到處噴空氣香水，於是漸漸少用。

我知道她對那房子有很深的感情，也看得出她對房子付出很多心血，所以在家時，我從來不敢亂跑亂動。

直到有一天，我放學回家，又看見老太太站在落地窗前。

夕陽餘暉斜斜地掉在她身上，使她一半是黑的，另一半則柔柔地亮著，看起來有點兒不太真實。

我忍不住要佇足仔細地瞧，才發現她臉上的驕傲遺失了，半個身上被黑影罩著的部分，倒是給蟲子蛀朽了的木雕。

「妳從來沒看過我的庭院。」她突然開口，我為自己不吭氣的偷窺人而有點心虛，趕忙連聲說是。

「來看看！如果你現在有時間的話。」她拉開落地窗走出去，我則小心地跟著。

哇！住了幾個月，從不知道有個這麼漂亮的庭院。

「這兒的每一點一滴都出自我的手。」她盯著園中的玫瑰說，眼神像是在看著懷中的孩子。

「這樹——要找人修吧！」我指著靠牆的一棵大樹問。

「我自己剪！」她肯定的答：「我不會讓人來動我的花園！」

那多危險！老人家再壯也不該爬梯上樹的，我心想，但不敢說出來，因為她臉上陰黑的部分擴散了。

「哇，草莓耶！好可愛。」我一低頭，就看見一點點鮮紅露在綠葉間，才知道原來「活的草莓」比超級市場擺的漂亮多了。

「怎麼從來沒見妳收成過草莓呢？」我想起上回杏樹結果時，那圓滾金黃的小東西總是像廚房裡的音符，上上下下地跳著。

「都被鳥吃光啦！我根本不去摘。」她指著圍牆上滿滿的鳥，我一聲可惡正卡在喉頭，卻看她一臉笑容，好像很高興鳥的肚量。

「這麼多鳥，怎麼只停我們家呢？」我問，心裡還在可惜那些漂亮的草莓。

「因為我養牠們呀！妳看，那個盆兒是裝吃的，那瓶是水，還有燈，也是為鳥點的。」她指著樹旁掛的一些東西解釋。

「妳喜歡養鳥？」我看著飽食的鳥群，漸漸在濃了的黃昏裡散去，便想起別人的鳥，總是乖乖的待在籠裡，是個溫順的伴。

「嗯，所以我讓牠們有吃有喝，有地方歇腳。」她仰著脖子看天，鳥的影兒也淡了，淡在無痕的雲間。

「我很喜歡看牠們整排停在院子裡的模樣，不過，我更喜歡牠們自由來去，天空才是牠們展翅的地方。」黃昏最深的時刻，老太太的臉已完全黯淡下來，但她的話如潮聲，被我小心地收進記憶的貝殼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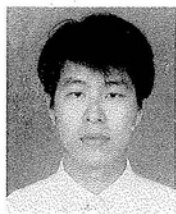
她已經老了，先生早逝，孩子各自成家，分散地住在不同的城市，實在難以想像，這個人生路走到八十，健康，理想，夢，連親友都遠去的老人，怎麼還會有這一片寬廣的胸襟？當樹上的葉片片凋零時，它仍會瀟灑地任秋風攜走枝桠上的濕潤嗎？

為什麼她人在最深的黃昏裡，卻能夠愛得如此沒有囚禁，對子女是這樣，連對群鳥都是這樣？

「廿多年前，我丈夫突然間就死在我的懷裡，而我，也是突然間就活到八十歲了，唉！地上的日子簡直過得像在翻書，也好，到天上又可以相見了，那以後就是永永遠遠，不需這麼匆促。」我的耳靠近貝殼，又聽見她的聲音。

如果樹不死，那麼歷經光枯黃也無所謂，反正，當春天來時，那裡頭的生命必會揉揉眼睛，開始舐舔著陽光，空氣，和水。

人在黃昏，浪貼近內在生命，即使翕掉一切感官，不聽，不看，不摸，不聞，心裡仍然清楚：
人活著，和死去一樣的真實，就像白天，和不遠的夜一樣的真實。
我憑什麼在黃昏裡滿懷信心呢？是憑我的平輕嗎？還是藉助我的無知呢？
其實，只因著太陽的存在，因為祂在，我知道天一定會亮。



散文

謝銘峯

民國五十五年生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

現職／

日本象設計集團

蜂火之城

散文組佳作 謝銘峰

鹽水一遊記事

進城

剛剛在火車上，散坐在同一節車箱裏，大夥個個都小盹了一下，沒一會兒工夫人已經在新營車頭（車站）了，正設法找車子搭，好趕在三點的交通管制前進到鹽水鎮裏。公路局的車班不多，顯然不太來得及，正徘徊在街頭拿不定主意之際，被一名開小旅行車的司機攔上，按例要在價錢上打殺一陣，三兩句就成交了。一路上多少從司機口中打探些消息，以便在到鎮上之前讓情緒先進入情況，沿途不時可見賣安全帽、眼罩、口罩的攤子像是要上戰場前得在軍火販手中把裝備購齊了，才能擔保自己能全身而返似的，一攤接著一攤地沿街擺開，氣氛在往鹽水的路上已被這景象感染起來了。

車行約莫二十來分，已順利地駛入鹽水鎮，大夥下了車之後，便循著司機交待的方向，往熱鬧的地方走去。途中發現了一幢造型特殊，其狀古樸的八角樓，向住在裏頭的老婦問明了，才知道是處上過不少次電視的古蹟呢？修建的年代

約在明治十七年左右，起造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了。在八角樓逗留了好一會兒，約好作爲晚上若不慎走散後集合的據點，隨後便順著大街逕往武廟去！

膏藥鋪——脫衣舞孃

才約午後三、四點許，武廟前的廣場已人販齊聚，儼然是一個中型規模的夜市姿態，隨意在廟前逛了幾攤，大夥的注意力已無可抗拒地向座落在廟前右側的膏藥鋪上匯集，原因自然不必多猜，前一夜趕赴小北門，看脫衣舞孃的宿願未了，到了鹽水鎮卻意外地撿了個現成的，凡是有種的血性男子，哪有不上：：不看的道理。沒多考慮地圍了上去，這一場理智與獸慾的掙扎一打就打了二個多小時，雖談不上大飽眼福，倒也真見識了這些江湖上久已耳聞、卻一直沒眼見親臨的賣藥兼賣肉的場面。主持人多半是口若懸河、愛吊人胃口以便半賣半送地推銷他的藥，帶著三兩位女徒弟，穿著輕薄帶鬚的三點式有色內衣，披掛了一件厚重的及膝長袍，在人群前遊走送示藥品，間或伴隨著樂音、在師父的指示之下，在眾人面前落袍起舞，時而迅雷不及掩目地展露她那稚嫩羞澀的紅棗玉臂，還真是得目不轉睛地全神貫注呢，她動作之快，稍一閃失，就啥也用瞞了。一群傻漢子，從老到小全到齊了，也全被那滿嘴給檳榔咬壞了牙的老師父耍得楞巴巴的，胃口都給吊瘦了，口水還得往肚裏吞呢！唉！難呀！男人、漢子沒當成，倒當了半個下午的傻子，告訴自己，下次不幹了！（哪知喔！）

備戰

離開廟前廣場邊上表演脫衣舞的膏藥鋪時，距離神轎啓程繞境的時間已剩下不到一個小時的光景了，大夥決定到不遠處一所學校的操場上去打理裝備，再上街找個攤子裹腹充飢，以便迎接隨時可能展開的蜂炮陣。

我們一行七個人，標準的配備乃一頂安全帽、耳塞、口罩、圍巾（或毛巾），一套捨得被炸壞的外套及長褲（褲子必須蓋到鞋子，以防流砲由褲管鑽入），一雙不怕踩的鞋、手套，外加一個套在頭盔外面，挖了孔可以瞧見外面的紙箱子，從頭到腳，無一處不設防，如此一來，個個都成了金剛不壞之身，膽子也跟著不小了起來。在一旁，有另一批遊客，看來也是頭一遭來，見我們一夥人這般仔細而週到的包裹自己，心生不安，派出一個代表靠過來問：「一定得這樣嗎？你們是不是以前來過？」掩住心底其實是怕死的原因不提，連忙回答：「喔，不一定哪，帶來了嘛，不用白不用，嘿：」後來，大夥笑著說，七個人裏，有五個是獨子，不可不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你知道。

個個包得像怪物似的逛上街去了，才發現只有我們七個人頭上有紙箱，想笑，有人手裏拿著一面塑膠布就上了的，更多的人，都只是一頂安全帽而已，不過也因為我們與眾不同，雖在人群中容易發現，想該是不怕走散了找不到，也好，這麼安慰自己。

開戰

時間已過六點了，還見街上不過稀稀人流，不若想像中的擁塞，雖有些失望，但也放了心，以為可以免去擁擠之苦。大夥聚在神轎出發的頭一條街上，一邊檢查裝備，一邊吃著熱狗，距離傳說中神轎出發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大夥還挺悠哉的，把紙箱手套先摘下來透透氣。不料，突然一陣砲聲響起，街上不知道從哪兒跑出來那麼多人，一會兒功夫，六米的街頭已被一片帽海填得水洩不通，熱狗還沒來得及吞下去的我們在一陣慌張混亂中趕緊恢復我們原先的怪物模樣，紙箱一罩上，世界只剩一線方框，外頭儘是煙霧瀰漫，炮聲轟轟，除了清楚地聽見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之外，竟像是與外界隔絕了。經人群沒命的一陣衝撞之後，七頭怪物瞬間被人潮吞沒，只剩我和阿侃守在一起，我緊緊地護著他，將無情而猛烈的衝撞擋在外頭，讓他有機會用手中的V8攝影機將眼前的亂炮飛竄，一幕幕拍下來，真可謂名符其實的捨命演出。

炮火自約一人半高的木造炮城上由下而上，一排排沒停地向前後轟去，只見不怕死的神轎像是被神靈附了體似的，在猛烈且密密麻麻的炮火中沐浴，沒有一絲退懼，穿過神轎陣（每回約有三二具轎齊跳）的炮火仍屬多數，便直奔人群，沒命似的飛竄，被擠在陣前的人牆，幾乎無一倖免，一線綠火花像是要射穿人的身體般倏倏地打在人的身上，人群幾乎是慌張、害怕雜夾著一點瘋狂迎接了這神明出巡的第一場街頭炮陣。每個人心中的興奮也就此燃漫開來。隨後壯觀的人潮便尾隨神轎沿街遊行，準備隨時有商家將神轎攔住，推出該商自備的炮城，用炮火向神明表達心中的虔敬！

我和阿侃隨著人群在約五十公尺後的十字路口，迎上了第二個炮陣，由於是十字街口，地方寬大了些，炮城也大了些，人群自然是愈聚愈多。爲了要能安然地拍攝，我和阿侃退到人群的背後不遠處，把頭上的紙箱摘下來、攤開、擋在胸前，讓阿侃躲在我身後獵取鏡頭。又是一陣兇猛的炮火，幾乎將街上的人全用炮火洗過一遍。向神轎和人群平射的炮火結束之後，緊接著便是城頭上導線相連的煙火，向已漸漸漆黑的夜空射去，在空中展開一朵朵傘狀的光雨。也有另外架設在地面上，口徑大若煙囪的巨炮，轟隆的一聲，其聲之震撼不輸一門實炮，尤其就在近身之處不經意地轟出，體內臟腑全給拿起來摔在地上似的，該碎的都沒留下了。當這種不拿槍、不上戰場的兵的我們揣想著，這與真正的炮陣槍林應相去不遠了吧！

之後，就這麼一陣一陣地闖，繞了四分之一個鹽水鎮時，又回到了一開始大夥被沖散的那條街，這一路上已遭遇了大陣四五次，小陣無數，另外還有用手拿著有一個洋酒盒子還大些的游擊蜂炮，隨他高興愛向那兒射，地上腳下也不時有不知那兒扔來隨地就炸開的地面炮火，防不勝防。

轉戰

這時，我們已意外地找到了嚴重咆和阿郎，看來他們也遭遇了不少砲陣，卻無明顯的損傷。四個人走在一起了，膽

子又更大了些，就在這個時候，人流忽然被卡在十字路口的中央，不知那來的力量，將人陣整個擠得順時針轉了起來，不時傳來兇惡的叫喊：「閃開、閃開！」「來了，來了！」隨後又是一陣撞擠，人圍竟反著轉了回去，我們四人決定殺出重圍，彼此抓緊了，由我帶頭，向神轎的方向擠過去。沒想像中容易，不時有反向或橫向的人流撞得你不知天南地北，得不時抬望神轎，找人群結構鬆散處切入，迂迴前進。突然肚子猛地被撞了一下，像是插進根巨木似的，低頭一看，果然巨木，是神轎的抬手，向後猛一抽身，腰背上又撞來一下，回頭，瞧見另一個轎頂，不必看了，又撞上了另一支抬手了，才知道不知不覺中，已被夾在轎陣當中，前後一瞧，同時有五六把神轎出現在這一次炮陣裏，才想設法由側面脫逃，只見頭上忽然炸亮開來一簾像瀑布似的光，有整條街那麼寬，人群又開始瘋狂了，轎子也跟着前後左右地抖動起來，夾在轎陣中的我們自然挨了不少悶棍。就在這片慌亂之中，一巨砲城穿出人牆，嚇人地站在街的中央，我們的正前方：：：這：：我：我們的媽呀！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逃呀！

那一簾瞬間將整條街照得像白天似的瀑布煙火還持續著，眼看著炮牆就要點燃了，沒特別拼命，也不必，只是將大夥緊緊地抱住，自然有力量將我們帶走，方向也不能依自己的意思了，所幸是偏離了正中央，被擠到側翼上了，但人群仍沒停地在兇猛地蠕動著。腳下突然覺得踩的不是地面，心一驚，轉頭一看，有一個人已有一半陷進人群的腳陣裏，只有一邊被人扶著，連喊帶吼地撐在那兒，顯然已撐了好一會兒，竟沒人理會。見不是，先放了懷中的阿侃他們，用力轉身，雙手使盡全身的力氣，還得大喊「底下有人哪，讓！」才把那人撈了起來，見他雙腳著了地，即刻再鑽進人群中找他們。這時炮火已像猛獸出籠般排山倒海而來。又抓住阿侃他們的時候，已經漫天白煙紅光，利劍似的火線就在身邊飛散開來，用盡剩下的吃奶的力氣，才又一塊兒自人群中退出來，靠在陣前的側面，心有餘悸地喘著剛剛接不上上氣的下氣，把這一場炮陣看完。

戰場速描

自第一聲炮火起，已開戰了一個多小時了，有了幾次實戰經驗之後才逐漸看出端倪來，原來在不過六、七條街方陣大的鹽水鎮上，就有三間大廟，供出六、七座神轎，分兩條路線繞著鹽水鎮街道巡行，每到一處陣地，先點燃橫披街道上空的瀑布煙火和零星的地炮以宣迎神轎，神轎便就陣落定，靜候商家將砲城推出（規模大小不一，視各家財力、誠意而定），再又先燃放一陣地面炮火，讓神轎躍跳著舞動起來，平射的蜂炮才隨後蜂湧而出，之後由向上空射發的城頭炮煙火做為每一炮陣的收尾。家家戶戶均設酒席宴客，不分熟陌，均可迎奉入座。神明浴蜂火為鎮民祈福，鎮民設炮城以彰顯財力、及對神明的虔敬之意。整個鎮準備的炮陣，每日可由初入夜的六時許轟到凌晨四點，其間或有路線交疊之處，諸轎齊聚，場面更是壯觀。民間蘊藏的活力之無限、驚人，由此可見一斑。

休戰——八角樓

大夥在一陣衝鋒陷陣之後，約九點左右，相繼在先前說好的據點——八角樓——會合，各自互報戰績，才知道走失的全、海鳴和朝元，又散成二隊，落單的丫丫力力九最後才出現，戰果最是輝煌，身後外衣上被炸開的二個大洞可做佐證，被視為戰勛般地鑲在背上，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休息了好一會，各自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之後，議定再去闖一個陣頭便離開。將準備的口糧飲料拿出來安撫早就嘔哩咕嚕亂叫的肚子，上上廁所，喘口氣，又上街去了。大夥決定，此去，要衝進砲陣的核心裏去，視死如歸地沒入人群，往最熱鬧的遠處飛奔！

決戰——好春園

時間已是入夜的十一點左右，跟著人群來到了一家名曰好春園的店口，人群同四五座神轎就此停住，經驗告訴我們這裏將有一個陣頭，由前後披掛在街道上空的瀑布煙幕所圍出的範圍、及另有專人以擴音器詳細地介紹推測，這將是個數一數二，可能僅次於廟設的民設砲陣，經路人傳述求證，才知道這家好春園是鎮上最大最享名氣的「查某間」（女人間，意即鄉名曰茶室，城人叫妓院），廣告中介紹該砲城有三層砲塔，為數二十萬發，耗資十萬餘，約可持續二十分鐘，為軍方兵工廠協助設計製造（女人間與軍人的曖昧關係在鄉鎮級的平民社會中更見露骨且視如當然平常）。

大夥這次終於七個人全在一起了，膽量體力都充實了之外，尤其慶幸最後一把能意外地趕上個真正的砲陣。由於擴音器中的主持人懂得運用眾人的情緒造勢，兩聯瀑布煙火施放過後，已群情激越，三層的砲城利用電力一層層地昇起之際情緒被逼到了高點。這次決心留在陣前的我們努力地抱著彼此，在人群中掙扎著不被擠出去。在眾人的期待中，地面炮火在神轎的跳躍間竄開來，接著便是平射的炮火轟地射出，迎在正面的我們傾刻間被火線網住，抱在一起打著圈跟著神轎瘋了似地叫著跳著，任炮火在身上炸開，被我們圍護在中間的阿侃也只能搶拍了幾秒鐘，便再也控制不住大夥，抱著機器跟著跳著。剎時身邊一片火光，眼看著著長了眼似的蜂炮朝你飛來，在你眼前炸開，或自地面橫掃而過，再竄上身來，最叫人為之心驚但卻又忘神其中的，是那的確大過今晚所有的炮陣的炮火，其火線之密如灌，氣勢之壯如海潮飛砂。待我們精疲力盡地側入陣外回看時，才驚見那可怖的炮火之兇猛，而自己竟曾身在其中。不久，整座砲城燒了起來，城頂的煙火似離了弦的箭向上劃開了萬道光柱，在上空接上滿罩街空的鮮麗火花，人們祈福敬神的心意在天空裏閃亮地潑灑開來，那火樣的煙火像是鎮民心中的笑容，一朵朵地在年節的最後一個夜空笑開，神明跟著人們舞在一起，好近好近，共同祈願這一年的惡運霉氣全在烽火間驅離炸散，彼此祝福，且齊心相信，來年的好運道必在神明的庇佑之下到來，因為、這一夜，他們曾如此誠心地奉獻，如此親近地與神共舞。

收兵——停戰

隨著炮火的幕落，讓出片刻寂靜的夜空，沒有太被興奮與疲倦淹沒的人若知抬頭，可以發現好圓的月早已高掛，像是懂得今夜天空上的主角不是它似的，靜靜地等在一旁，給還沒進城的遊客招呼指引，為踏上歸程的我們送行，一陣轟轟烈烈的炮火佔據了大半個鹽水的夜空，離開鹽水鎮之際，回眺高懸的月圓，更見其恬靜、可人與貼心。

鹽水的夜仍轟然地持續著，我們已滿足而盡興地走在往新營的路上。鹽水的烽火沒叫人失望，更叫人難忘的是鎮民親切好客的純樸。烽火、神轎、人群；鎮民、遊客、脫衣舞孃，帶來一份期待，帶回滿滿的感動，有關於神和人之間，人和人之間的，也有關於古老的社會和信仰，傳統的執著與變遷的抗衡之間的。值得深深領會，細細咀嚼……。

（·鹽水一遊，一行七人，無人傷亡，全身而返，至新營無車歸返，無宿可投，流落站前廣場至凌晨一時許，才巧遇入鹽水時的小包車，賤價送大夥回台南，在高速公路上清晰可見那火光沖天的一角，無疑的就是——鹽水！）

正月十七寫予台中



散文

徐秀玲

民國五十二年生

國立藝術學院畢業

現職／

出版社編輯

廟的傳說

散文組佳作 徐秀玲

承德的廟是特殊的。

特殊的是它所透露的一種感覺，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歷史遺存，沒有香煙，沒有崇拜，只用來觀光，還不准拍照。偶像的存在只是做為歷史的見證，彷彿向遊客解說廟宇之所以在遼遼的荒野佔有一席之地，頂一方古老的華蓋，本有一番神秘的傳說。

作為一種寫作的題材，適宜於散文懷古或報導記實。

除了宏偉的建築和每日三三五五的人流，廟沒有儀式。沒有儀式的廟還算廟嗎？似乎只剩下了傳說。

旅遊指南為傳說下的註解：「在避暑山莊東面和北部山麓台地上，座落著十一座不同風格的廟宇，這些廟宇依山傍水壯美巍峨，總面積達四十多萬平方米，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古寺廟建築群體之一。清代，這些廟宇共分八處管理，因其地處塞外，故稱外八處，習稱外八廟。」

依山而建的廟群在平地一眼望見。這些廟迥異於南方廟宇的隱蔽於深山茂林的虛無縹緲間。承德山矮，山巒丘陵連綿交疊，寺廟群如積木似地大大小小高矮矮堆疊波浪起伏的山脈上。不同秩序的姿態，不同建築的格調，造就它們不同的傳說和觀賞價值，足以傲視歷史的記載。不算天下第一或世界之最，卻關乎歷史的不能承受之輕：那般盛世與亡朝，亡朝與盛世，終歸傳說。

有了傳說，於是敷上了色彩，所以吸引遊客，乘興看廟來。廟呢？本有廟的本色，加上了傳說，形成了看法。

外八廟建於公元一七一三年至一七八〇年間，滿清政府爲習武綏遠，安塞固疆，不惜耗費巨資，修建寺廟，以順應滿蒙藏等少數民族上層階級的習俗。建廟的背景是一幕幕歷史行伸政治統御的舞台，其中滲透人文宗教的外交籌碼。

乾隆皇帝爲紀念平定新疆準噶爾蒙古貴族達瓦齊與阿睦爾撒那的叛亂，仿西藏三摩耶廟建普寧寺——俗稱大佛寺，主體建築大乘之閣，高三十七米，內有世界最大的木雕佛像，四十二臂觀音立像，全高二十二米二八，重一百餘噸。乾隆皇帝爲安撫遷居熱河的新疆準噶爾蒙古達什達瓦部眾，仿新疆伊犁河畔固爾扎廟而建安遠廟——俗稱伊犁廟，主要建築乃普渡殿，內有宏偉的木雕度母像及佛教壁畫。

普樂寺——俗稱圓亭子。乾隆皇帝採納章嘉國師的建議興修此廟。廟的前部爲漢式伽藍七堂，後部搭建壇城，高築旭光閣。閣內有中國最大的木質曼陀羅，供奉樂王佛。天花藻井爲龍飛鳳舞圖案，木雕貼金，精美絕倫。

適值乾隆六十壽辰及其母親八十壽慶，爲接待前來祝壽的西北各族王公首領，仿拉薩布達拉宮建普陀宗乘之廟——藏語即布達拉。寺廟依山就勢。布局錯落，殿台林立，濃郁的藏式建築風格。乾隆七十大壽，爲禮遇遠來祝壽的西藏政教首領班禪六世，特模仿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興建須彌福壽之廟——藏語即扎什倫布，俗稱班禪行宮。

殊像寺，言傳爲乾隆家廟。擬五台山殊像寺而建，仍漢族形式廟宇。主殿會乘殿，供文殊、普賢、觀音。寺內假山嵯峨，松林掩映，富於園林景觀。

外八廟融匯了漢、藏、蒙、滿等民族的建築藝術華彩，以重在神似，仿中有創的原則，建製了邊疆各地的名寺古剎。蓋廟築寺潛蓄善心美意，發揮統理天下之大私心，兼顧延壽享樂之小私心。大私小私豈非平凡心？焉知天意叵測，人間禍福難料，時代的風雲水火起覆翻動，一旦變生，原來的美倫美奐，湮入傳說之中，遺下的傳說竟也不外平凡的人事。

傳說乾隆好大喜功，建廟招安綏遠，魅力凝聚五族。大江南北海山東西畢竟遼遠廣闊，民情習性難揣。帝雖也四方走走，好大喜功者時或微服出巡，也是走在明處。明處不見暗裡，暗裡終成痼患。「外八廟」——八處外交領事館，安撫了西北邊疆；東南海域天高皇帝遠，皇帝如同傳說，何在乎人家蓋什麼廟，信什麼教，拜什麼神？傳說正經或不正經，千係虔敬或褻瀆何方怪力亂神？近海波濤凶湧似虎，究竟海濤凶還是皇帝大？習於草原文化的清室滿族，對海還是怕怕，不察水性民族拜的是廟裡的媽祖，寺裡的地藏王，或是舶來品的那種十字架，還是也應蓋八處不同民俗風情的廟宇，就近也建「避雪山莊」——江南離宮，坐鎮壓虎，安撫海民？

皇上若是不察，虎兇就要闖關來。且看八國聯軍，且看日寇侵襲，皆由沿海入關跨域，江南的媽祖城隍擋不住，塞邊的外八廟喇嘛班禪撐不了。滿清，成了末代皇朝。

山和海均爲關口，土和水是要素；偏山者，即引水來浚，偏水者，便關山來屏。諧調水土和平，俾使防關固塞。推翻清帝，建立民國，中國的再統一，不是離海不遠的孫中山帷幄和平救國的乾坤大計嗎？

關於廟，可憐那廟頂金衣被當時侵華的日寇刮刷掠奪，刮不下刷不掉的，也留不得，潑油燒頂。頂現在一片焦黑枯槁。蟠守金衣廟宇的十二金龍早已騰雲駕霧而去，空留「萬歲塔」不保萬歲的江山，不保萬歲的帝朝王府，甚至自己的

頭蓋也險遭滅頂的危亡。再說廟裡那些個可搬的、可帶的、可撕的、可敲的、金的、銀的、雕刻的、畫繡的、偶像、神祇、鬼怪、精靈，大概全都落難，已然不明去向。後遭逢文化大革命的再次洗劫，欲想歸返的靈鬼跑得更徹底了！只留現在的光景。

傳說中的傳說沒有對與錯，沒有好壞，也不嚴證真或假。傳說中有不盡的情調意味，丰丰彩彩，說說，聽聽。

廟，年久失修，可結構算好。拱柱雕木粗礪黝黯，畫樑彩壁斑斑剝剝，腐蝕的霉菌發散它的辛酸和孤苦。連一柱香火也無，倒偶有誦經的小喇嘛。時至晚間，遊客退走，連腳步聲也留不住了。沒有供品，貓鼠都不沾腳。倒是觀光客人不知怎的，丟了些錢紙在廟內角落和供桌上。這是散財還是不堪？

廟是該修一修了。

因信仰有廟，廟因人的陰謀而神奇。廟原來輕拋歷史於是非禍福之外，歷史卻要認真去追究信仰的神秘和悲壯。滄桑古廟擁著歷來的創痕和沈默，讓歷史固執地去觀照。若問歷史可都明鑒無虛，蒼天可曉？

天比廟還老，比歷史還遠，如何能細看分明？細數得清？冥冥然，這是是非非都因為迷眾的信仰罷了。

廟的碑刻匾文字字真確，是歷史的載錄。滿、漢、蒙、藏，斑斑全是歷史的陰謀。記下的如此，沒有記下的，更多。

古廟昏昏欲睡矣。孤獨啊！

信仰早在時光的流逝下與廟揮灑一場無言的對話。

政治沒有痴情，改朝換代的現實眷顧不及廟土淨地。宗教能為政治積得高尚寬廣之崢嶸聲譽，又替災禍托藉功德超度塵俗浩劫，奈何心靈的聖地不禁塗炭污穢，政治發蹟之地成了苦難的發飆場，避難所再度淪陷人間煉獄的苦楚。到處傳說著，世代的興亡、政制的良窳、廟的榮衰、人性的善惡，傳說著歷史影響力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總之，兩岸的開放政策，終於使得傳說留有另一個局面！

不進縱深，不登高層次，無以探究廟的幽秘崇巍。廟內院落重重，梯階級級層遞而上，並非專為考驗觀者的腳力，實為象徵宗教的上升導向。所以，一入廟門，令人感覺，愈行愈超塵拔俗。

一出廟門，如墮落於千迴百轉的塵與今世，出脫的精靈糾纏了悲歡離合的意識型態，紅塵欲念躊躇在佛法門裡門外，哀號來生。

琉璃塔的影子低徊歷史的殘夢陰魂，游離生死，生死游離。借問誰是追夢者？千秋萬古迢迢路遙，腳力有限的，留給廟寺去普度也行。

陪伴廟，為廟點綴塵煙凡俗氣味的攤販，賣了一件紀念品，握在手的男遊客嗤嗤發笑，……

「此時此地，此行此物，意義非凡！」

只不過一個鑰匙環。

「這環掛著另一個世界哪！」

原來是一個人像，下面挺著個大陽具——品名「活佛」。

修行者臻至大慈的最高境界稱之謂活佛。有心人懷藏此器物回家去進德修業，視作開啓人生最高境界的鑰匙，又是另一個傳說。

布達拉的窗反映夕陽的方向。黃昏瓊霞碧雲進不了布達拉的窗。鑿掛在布達拉高牆的壁窗不進風、不進雨、不進光，封死的。陽光和彩蝶只是暫時的留佇，夜鶯和星光也只在黯夜中探訪。日月星辰輪迴再輪迴，匆匆，都是爲了時光易逝。寺內修練的人從不見窗的綺麗嫵媚，以致不會影響功力，終能與寺內沈寂化爲空無。只好「空無」了，布達拉！

天幕潑染下墨色來，廟無燈火，摸黑看廟不成體統。還有兩處外廟，若有緣緒，下回再見。

回頭再看看廟寺。啊，我畢竟只是一個過客！

誰與我來一起等待廟鐘敲響？

「這些小喇嘛住廟嗎？」

「沒有。」

「這麼小出家孩子們不覺苦嗎？」

「他們上班領薪的。換下那套制服，走在街上跟普通人沒啥兩樣兒。」

「他們上學受教育嗎？」

「也讀書識字。小喇嘛上班時桌上邊兒蓋著經書，下邊兒擺著瓊瑤小說看哩。」

天黑了，廟已老，聽不清明了。對面的山好近好青。它可一一爲老廟做了回應和見證？

歷史已久遠。

留下傳說而已。